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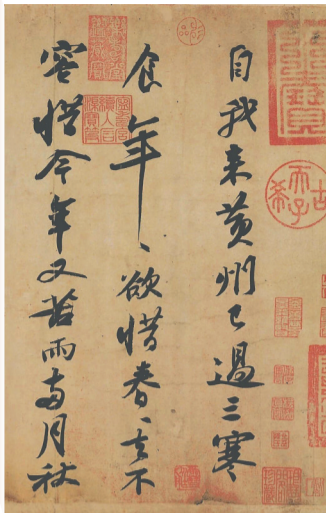
在黄州惠州儋州里浅读苏东坡

王庭恺



湖北黄冈苏东坡纪念馆呈现的苏轼躬耕场景。

苏轼《寒食帖》局部。



张大千《东坡居士笠屐图》。

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”苏轼这句话，用在他自己身上，再贴切不过了。为官40年，多次被贬，从外放离京，到“乌台诗案”之后的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颠沛流离成为苏轼生命的主旋律。在巨大的挫折面前，苏轼以超然物外、乐观豁达之态解脱心灵枷锁，笑对人生考验。

黄州、惠州、儋州
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——《自题金山画像》

苏轼晚年这首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，格调有些黯然，寓庄于谐，幽默地把黄州、惠州、儋州当作他一生的功业。这样的自我嘲讽与自我肯定，足见“三州”在苏轼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。

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贬谪。正值盛年被贬黄州，人到暮年被贬惠州、儋州，贬谪之地一次比一次荒凉，生活一次比一次困苦。而正是这些屈辱、苦难、失意、孤独、绝望，让他承受生命难以承受之重的同时，给他带来多重的生命体验与淬炼。苏轼在贬谪之地，做出了许多惠民政绩。

在黄州，苏轼与民同乐，饮酒作诗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寓居黄州的5年，他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超然旷达。

在惠州，苏轼一方面在闲适中享受生活，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一方面修建苏堤解决民生问题。但多情却被无情恼，因为“白头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这首小诗，又被贬到了

广东惠州西湖。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更远的儋州。

在儋州，苏轼将蛮荒之地当作故乡，兴修水利，修建学堂，不遗余力教化百姓。

在“三州”的经历，极大丰富了苏轼的生命体验。尤其是在儋州，从遭遇绝境，到直面绝境，再到走出绝境，进而超越绝境，从忘生到忘死再到忘我，终有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升华。

海南万里真吾乡

儋州是苏轼仕途生涯最后一个谪居地，这里远离中原、孤悬海外，以“荒远”闻名。苏轼被贬海南，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，但“东坡不幸海南幸”，正是因为迎来了苏轼，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海南文化进程一扫阴霾，吸纳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光芒。

苏轼算得上是给儋州乃至海南做广告的第一人。1099年立春日，他饶有兴致填了一首《减字木兰花·立春》：

春牛春杖，无限春风来海上。便巧春工，染得桃红似肉红。

春幡春胜，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
世人眼中的天涯海角，在苏轼眼里如此绚丽多姿、生机盎然。“他年谁作舆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。”原来，他已坦然地把海南作为第二故乡和人生最后归宿。

苏轼在海南虽然只挂了一个“琼州别驾”的虚职，却依然建立了不朽的功绩，促进和加速了海南的文明进程。

他改变不良风俗，探索医治疾病的方法。当时的海南尚未完全开化，一些当地人很迷信，生病不找医生，请来术士杀牛祭神以求得健康。苏轼设法改变这种愚昧之举，亲自去野外采摘草药，考订药物种类，摸索出了荨麻、苍耳等治病药草。

他劝农耕作，改善民生。苏轼发现当地人懒于耕种，以贸易为业，靠打猎为生，便写下《劝农诗》。他还与当地官员合作，兴水利、修桥梁，造福百姓。

他开教育之先河，播撒文化的种子。在苏轼赴海南之前，海南文教未兴，他居儋3年，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、第一位进士符确，从此海南人读书求学蔚然成风。自宋至清，海南共产生举人767人，进士96人，由此可见苏轼对海南文教的贡献。《琼台纪事录》载：“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，讲学明道，教化日兴，琼州人文之盛，实自公启之。”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、播种人，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。儋州至今还

有东坡村、东坡井、东坡田、东坡路、东坡桥、东坡帽等。

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六月，苏轼北归，写下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，这是他留给海南的最后一首诗：

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

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
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
“苦雨终风也解晴”，初来海南时的恐惧和不安烟消云散，苏轼发出了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感叹。这段本应痛苦不堪的贬谪之旅，却成为他平生最奇绝的经历。

海南这片土地拥抱了苏轼，苏轼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苏轼和海南是互相成就的。

腹有诗书气自华

在一定程度上，苏轼的人生际遇与文学成就存在反相关的关系。他遭受着一次次挫折，文学却实现了一次次超越。难怪有人说，苏轼的贬谪，以失意开头，以诗意结尾。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苏轼迎来了最艰难的人生低谷期，而恰恰是这“三州”，在文学方面成就了他。

在黄州，苏轼达到了一生艺术创作的巅峰，共创作各类作品753篇，其中诗歌214首、词79首、散文457篇、赋3篇，“一词二赋”及书法代表作《寒食帖》都作于黄州。有学者说：东坡、雪堂、赤壁，是苏轼在黄州的三个精神象征。东坡代表苏轼自耕自给的务实精神，雪堂代表苏轼勤奋著述的思想境界，而赤壁则代表他超逸洒脱的文学风采。在后人评选的百首宋词名篇中，苏轼一人占了10首，其中5首作于黄州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更是位列榜首，为宋词第一名篇。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，居黄州的5年都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。

在惠州，苏轼诗文创作的题材渐趋生活化、地域化，常涉及药花种菜、蓄药治病、友朋过从、游览山水等日常生活，风格质朴清淡，臻于化境。居惠州两年多，他写下580多首（篇）诗词、散文、序跋等，盛赞惠州风土人情。其中，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成为吟咏岭南风物的千古名句。

苏轼还在惠州留下了许多“苏迹”，包括国内第一处可以明确考证

的苏轼亲自筹建的故居，还有其资助修筑的苏堤、东新桥、西新桥等，它们是惠州文化史上极具标识意义的实物构件。

在儋州，苏轼在生活上遭受的苦难最多，那段时间也是他人生境界升华至极致，哲思最为深刻的时期。苏轼在儋州创作的作品达345篇，这些诗文虽写于暮年却没有暮气，也少见颓唐和疲惫，这是文学史上的奇迹。

居儋3年，苏轼遍和陶诗、完成“海南三书”。苏轼一生著有和陶诗超百首，其中大部分是在海南创作的。苏轼还完成了《易传》《书传》《论语说》三部儒学著作的撰写，并为《尚书》作注。他整理杂记文稿，汇集成了《东坡志林》。

海南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地域文化为苏轼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，他用笔墨记录这里的特产、风光、民俗等，展现了这片“蛮荒之地”的可爱一面，增加了外界对海南的了解。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曾言：“东坡岭外文字，读之使人耳目聪明，如清风自外来也。”

一蓑烟雨任平生

从京城到黄州，从黄州到惠州，再从惠州到儋州，一步步滑向命运的“谷底”。从曾经的翰林学士、皇帝的老师和秘书，到“亲友绝交”的罪臣，时光在流转，空间在位移，境界却在流转与位移中不断得到升华。

“三州”成全了苏轼，使他磨炼出了身与境协、神与物安、无往而不适、无可无不可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。在作于“三州”的诗词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豪放不羁、旷达自适的仙人，而非一个被贬谪流放的落魄闲人。

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将屈原、陶渊明、杜甫、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，并将他们的思想、人品、学问、才华、待人接物和立身行事，看成浑然的整体。值得称道的是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，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，亦无山林隐逸气，既无富贵骄人气，亦无大文豪的架子气，既无大臣闭门思过之姿，也无滴宦战战兢兢之态。他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悲喜，他率然纯真，纯而又纯，真而又真。

这，就是苏轼。千年后，更是无伦。

三绝诗书画，一官归去来。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